

天之羽衣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825708)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825708>.

Rating:	General Audiences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姬发/殷郊 , 姬屋藏郊 , 发郊 , King Wu of Zhou Ji Fa/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
Character:	姬发 , 殷郊 , 姬旦 , King Wu of Zhou Ji Fa, 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9-03 Words: 11,415 Chapters: 1/1

天之羽衣

by [palerosecolour](#)

Summary

“姬发，把我的爱带还给我。”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notes](#)

“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蔡叔于殷，俾监殷臣。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殒于岐周。”
——《逸周书·卷五·作雒解》

01.

在手工业尚不发达的商周时期，制作并保存一份完全洁白的布料需要的技巧比其他颜色更加复杂严苛。周公旦清晨起身，步行在镐京的街上，路过他的就是这么一架罩有白色帷障的车驾。金色的染料在边缘绘出饕餮、獬廌、玄龟、卷龙的图腾纹样，由五匹马拉乘的马车缓慢行驶在贯穿整个镐京的主干道上，方便车架上的主人掀开帷幕，打量这座沐浴在朝阳中的、周朝的新都。周公旦猜想：这座车架的主人，也应当是头一次见到这座属于周天子发的都城。

玉石和骨牙在碰撞间发出声响，车架在周公旦身边停了下来。周公旦肃容而立，从车架上下来的却并不是缟冠玄武、腰插卷云的旧商王子，而是佩戴着嵌有绿松石的骨饰、以雉面覆面、衣上染绘金色玄鸟的缟衣人。两人相对行礼而毕，缟衣人邀请周公旦同乘：“禄父受天子命令俾守商祀，不敢有一刻疏忽，故未能前来镐京，于是把马车借给了我。”

周公旦拱手而谢，与来人一起上了马车。车架的内部明显是由商王车架改制而成，车梁镌刻玄鸟，饰以金玉百鸟纹样。御者轻抖缰绳，马车便再次缓缓起步。五匹马的马蹄踏在镐

京的石板路上，周公旦坐得极直，与缟衣人闲聊似的说起：“虽说天子驾六，诸侯驾五，然而在朝歌时，天子早已亲口允准子殷王嗣仍循商朝旧礼，以王事之。此事诸侯皆闻，王子庚何必将牡马再拆一匹下去。”

“禄父这个人么……”缟衣人淡声说，“我也不明白他在想什么。这次蒙天子传召，禄父一接到上旨，便要准备亲自来镐，又说天子恩德，准续殷祀，不敢越池，特命改六马为五马。可惜朝歌宗庙早被焚毁，重建艰难，又快要到岁末，只得留在朝歌预备祭祀祖先，将先祖的灵位重新请入庙中。诸事繁杂，便只遣我前来了。”

周公旦眉间一动，随后不动声色地问：“王子庚已请了灵位进宗庙？不知……帝辛与先太子如何？”

“我离开朝歌之时，禄父已前往鹿台、玉门，祭祀先王在天之灵。”缟衣人如实相告，“至于先太子，既然已获神封，自然是神非鬼。旧都殷地的宗庙里尚有先太子一席之地，禄父却说朝歌已非王都，宗祀不敢请神，王兄合该归于镐京天子祀中。”

饶是周公旦听得越来越眉头紧锁，听到最后一句也得气极反笑了：“虽说完全是胡说八道，但就指着最后这句，天子恐怕也不会给他难看的脸色。”

缟衣人也想笑，只是碍于身份，不敢过分冒犯侍奉的神灵：“昔年帝辛指责姜后不守妇德，自投于水，姜后的灵位也被大司命比干请入子殷宗庙中永享祭祀。若是先太子当真归于姬周天子，哪怕周人再怎么反对，恐怕您也得‘请子后入姬周宗庙’……”车架在宫门前停了下来，两人的对话就此中止。周公旦先一步下车，又从那个在车上谈笑风生的公子旦变回周朝的辅政周公。他面车而拜：“请少司命下车，天子等您很久了。”

旧商的少司命下车，两人再拜，缟衣人便跟着侍者走进了宫门。太阳已然完全升了起来，在少司命衣裳上的金色玄鸟纹路上反射出粼粼金光。天子的三弟管叔鲜和五弟蔡叔度已然等在宫檐下，他们紧盯着方才路过的、佩戴帷面的缟衣人，直到对方的身影隐没在重重阴影下，这才和也等在一边静候天子召见的周公旦相见拜礼。年龄较小的叔度先开口问：“那是旧商的人。天子又召了他们来镐京？”

“是啊。”周公旦随口敷衍。他还在想刚才跟少司命聊天中对方有意无意透露出来的一点讯息，实在拿不准这位殷商祭司用意何在：对方言谈间向他透露武庚一边在朝歌祭祀纣王，不肯将太子殷郊的神位请入朝歌宗庙，在车内饰玄鸟却只在车外用普通纹样；一边却又试图谄媚周天子，自降身份比为诸侯，连把殷郊的神位送去姬周宗庙里的话都说得出来。武庚或许反心不死，天子、姜太公与他早有预料，没想到仗着自己远在朝歌竟然如此明目张胆。但向他透露这一切的这位少司命……殷商任宗庙高官的皆为子姓王族宗室旁支，这些消息哪些该信，哪些不该信而该用都有待斟酌。而当初为了牵制殷商遗民而封去商都以北的邶、以南的鄘、以东的卫的三个兄弟……连武庚祭祀纣王这种事都要来镐京的殷人告诉他，周公旦实在觉得没什么指望。他的目光扫过与自己同父同母、手足同胞的两个兄弟，叔鲜表情阴沉，叔度不甚规矩地踢了踢脚：“我和三哥都等了这么久了，兄长什么时候见我们？”

叔鲜讥诮地说：“真不知道那些招致天谴、亡国毁家的遗民有什么好天天见的。”

“四哥还那样恭敬！”叔度也说，“又不是那个武庚亲自来。”

“兄长、叔度慎言。”一种无力感爬上他的脊背，冬天的朝阳美而冷，并不多么叫人快活。周公旦长出一口气，似乎是要把这一早上的谨慎、试探、揣测、猜度压在胃里的晦暗冷意尽数吐到的阳光下：“少司命不止是殷商遗民，还是太岁神的祭司。”

他看着远方的朝阳：“少司命为天子带来了太岁神的消息。”

02.

踏入十一月后天气愈来愈冷，天子的宫殿中早早升了炭火。木材燃烧发出的细碎噼啪声是这座宫殿里唯一的声音。天子高坐上首，看见金黄色的玄鸟图腾绘在流云般的洁白衣摆上，明明是早晨，却宛如尘埃在黄昏的空气里浮动。殷商的少司命跪坐在周天子面前，面容隐藏在帷面和浮动在时间罅隙里的细灰之后。天子风神秀彻，用锐利的眼光打量着面前这位侍神的祭司，对方一动不动，连帷面后露出的两只眼睛也波澜不兴：“你说太岁神有东西要你托交给寡人。”

少司命于是伏地而拜，恭恭敬敬道：“是。臣在朝歌的最后一夜，原本在照料神庙当中已至花期的蕞春。半夜岁星当空之时，臣在大殿中央忽然失去意识，醒来时已跪在太岁神像前，所有烛火都被风吹灭，唯有手中捧着一物。臣睁眼见了这物，虽不识得，却立刻明白了是神明赐还给您的。”

大殿中陷入了令人坐立不安的沉寂。天子似乎并未对少司命的话有任何反应，既不感到被神明赐福的欣悦，也不感到被人类愚弄的恼怒。周天子面容俊秀而消瘦，转而提起的却是另一个完全无关痛痒的话题：“你们在太岁神的神庙里栽种蕞春？”

“是，”少司命平淡地说，仿佛完全明白天子的意有所指，“它还有一个别名，叫做砍头花或者断头花。”

天子再次沉默了。少司命伏在地上，无事可做，只好看自己衣摆上的玄鸟纹。这代表着商部族的图腾在殷商统治的年间全部是用金片金线贴织而成，如今再也难像原来那么奢侈，便改做金黄色的染料。武庚把先祖们在朝歌和故殷两地宗庙里偷偷贮藏下来的青铜和黄金全部拿走了……天子又在唤少司命的名字。

“太岁神让您带给了我什么？”

他的语气和缓且平易近人了些。少司命从一旁侍立的侍者手中接过盒子，将盒中的东西呈给君王看。一朵颤颤盛开的蕞春花压在最上面，少司命说这是今年太岁神庙里最先盛开也最先坠落的蕞春，哪怕经过了从朝歌到镐京这样遥远的路途颠簸，它照旧鲜妍明媚，殷红如刚刚斩下来的带血的头颅。

天子取下那朵蕞春，放在案前。压在蕞春下的是一件白色的衣裳，远不如少司命身上那件洁白，而是已经泛了黄，一眼可见是穿过且浣洗过、历经过岁月的样子，上有饕餮纹和方胜纹，金线和贝饰扮演玄鸟的身体和眼睛。天子抚摸着这件衣服上的金银玉贝、苧麻葛縠，眼睛里浮现出怀念的神色：“这件衣服，是殷郊做世子时候常穿的。有一次我们去朝歌城外猎鹿，结果遇到了熊，奔驰间他的左肩被树枝划了一道口子，这里尚有缝补的痕迹。我记得很清楚。他让你把这件衣服带给我？”

他这样低声又低声地说话，声音也如被淇水浣洗过般柔软，仿佛那个旧日里生活在朝歌的王家侍卫姬发又蓬松轻捷地回到少司命面前。

天子将这件白衣从少司命手中取下，将案上的那朵蕞春花别在白衣的领口。然而少司命没有动作，仍然托盘高举，保持着呈上御览的姿势，天子疑惑地向他手中一望，唇边刚泛起的隐隐约约的笑容消失了。那个老时光里的少年旧影一瞬间被涤荡而去，少司命面前的仍然是消瘦苍白的周天子发。

周朝继承发展殷商的颜色理论，以青、赤、黄、白、黑五色为正色，殷尚白而周尚赤。被天子遗落在少司命手中的最后一物，正是一条五色绳编成的发绳。商人男子少有散发装扮，以束发编发戴冠为主，那条发绳是某一年殷郊生日，姬发亲手编了送给他的。

周天子站起来，踱步到少司命身边。他的脚步声覆盖了木炭燃烧的噼啪声：“寡人记得，这是太岁神旧年在人间的贴身之物。”它跟随殷郊做太子，被砍头，又从昆仑归来，从不离身。随着伐纣结束，开榜封神，这条发绳也跟着殷郊去了天界。

少司命叩首，直言不讳：“太岁神已然羽化，登仙而去，人神两隔，不敢自恃，便将天子所爱重之物归还。”

一地久远沉重的寂静里，天子拾起那根发绳，握在掌心，绳索仿佛有世间最纯正的三昧真火，灼烧他的皮肤，令他感到那种熟悉而尖锐的魂魄被割开的痛苦：“少司命，您是我最敬爱的神明的祭司，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见到您，我都会变得很难过。”

少司命再次叩首：“这正是因为我是神明的祭司。而神明总是叫人这么难过。”

03.

少司命就居住在镐京城中，不提何时归去朝歌，天子也不催促。于是在周朝的诸位耆老眼中，天子对这些殷商遗民是如此宽仁，这是上天要求天子施行的德政，亦是天子自己的私心。少有天意顺应人意的时刻，昊天对于它的代言人如此苛刻：在天子还是西伯侯二公子的时候，他年轻、健壮、有力，很活泼地爱人，而当公子发成为西伯发又成为周天子发后，他却如此迅速地衰弱下去。昊天率先剜走了他心头的明珠，又取走了他的血肉手足。而当他成为天子以后，原本以为会归还他的明珠，昊天却探手持刀下来，把他的整颗心都血淋淋地全部割走了。哪怕是周公旦和姜太公尚这两位人间至慧至德的人物，除了顺应天子的一点点私心之外，全部都束手无策。

虽然如此，镐京的周人对于穿着白衣的殷商贵族仍然并不接纳。他们大多跟随逝去的文王，从西岐一路迁徙征战到今天，由丰至镐，和周天子共享一份囚父弑兄的恨意与苦楚。少司命门庭冷落，前来拜访次数最多的是周公旦，他们很快成为朋友。某一天的下午，镐京城中刚下过雨，地面湿漉漉地连成一片，人走在水上，倒影映在水中，少司命的庭院便如同云间迢迢而开的镜宫。周公旦正准备着手制作礼乐，向少司命请教前商宫廷正而雅的乐歌之时，也向他的新朋友倾诉他的烦忧：“您是殷商的司命，太岁的祭司，您是最好的傩巫，想必也是最好的医者。天子病重，前几日我开坛向先祖祷告，请求先祖召我前去，允准我代替兄长侍奉鬼神。且舍弃此身并不足惜，召公、太公替我为此事占卜，敬问上天，结果都为吉。兄长的病的确好了，但他仍然在无止境地衰弱下去，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他从内部崩塌了。我听说商王的眼睛可以与太上帝沟通，商人的祭司可以做鬼神的使者。请您教我，如何挽救我兄长的生命。”

少司命的傩面下是一双忧郁的眼睛，抱琴立在庭院中两人合抱的树下，问周公旦：“您立誓愿意代替天子死去这件事，天子知道吗？”

周公旦摇头：“我明令左右，不许告诉兄长，祭祀的祝文也被锁在了金匮中。若是兄长知道，定然不会准我这么做。”

少司命轻轻地笑了一下：“您怎么知道天子不知道呢？我见到这座城池的第一眼，就知道它是周天子发的王城。很多年前，帝辛将殷商的离宫朝歌改造成都城，他站在朝歌最中央的摘星楼顶，便能俯瞰到城中的每一条街道，对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天子知道属于他的城市里的所有事。在这件事上，神明并不如天子可信。”

周公旦失语。少司命继续说：“我有一样东西，是天子落在我这里的，或许对他的身体状况有所助益。但是天子或许不愿意见我。上次他说，每次见到我都会令他难过。”

“我愿意为您引见天子。”周公旦起身，长作一揖，“您是太岁神的祭司，天子无论如何都不会不愿意见您。”

少司命扶他起身：“这是因为您不知道我要呈献给天子的是什么东西。”

于是周公旦再一次接引少司命进入天子的宫城。少司命在天子面前打开一个玉质的小瓶，取出一粒药丸。周公旦也陪侍在旁，他问少司命：“这是什么药？”

少司命回答他说：“不死药。”

周公旦曾经听姜太公讲过他和两位师侄第一次前往朝歌的故事：太公初下人间，试图用两粒昆仑仙丹贿赂看守朝歌城门的小吏，因此结识了商太子殷郊和当时还在朝歌做王家侍卫的周天子姬发。但那仙丹毕竟只能强身健体、延缓衰老，太公也给天子服下过，效果寥寥。但是不死……从炎黄神话时代人类所狂热追求的、以后三千余年仍会有无数后来者前仆后继的、至高无上的秘密，难道就在这一枚小小的、不起眼的丹药当中？他猛然抬头，看向明堂上的天子，天子却神色冷淡：“原来这枚丹药在你手中。”

“这本来就是您的东西，”少司命说，“我只是交还给您。”

于是周公旦头一次听到那个他耳熟能详、自以为也曾亲眼见证过的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天下共主开榜封神的故事。西伯发伐纣，成为真正的天下共主，于是开榜封神，消除天谴，死于封神之战的文臣武将各个归位回天。但天子毕竟有自己的私心，他希望殷商的那位太子、新封的那位太岁神，能够留在自己身边久一点，他曾经失去过他两次，再也不能接受第三次离别。人生如此短暂，神明却有无穷无尽的时间可以用来遗忘。他只求此生此世。

太岁神允诺了天子，但昊天不允。岁星是贵极之星，太岁神掌管吉凶祸福，武力高强又脾气执拗，持节而来的天使苦劝不得，只能向太岁神与天子透露凡人所不能知的、有关生死的秘密。祂以一种冷酷无情的态度通知天子与太岁神：天命决定周天子将崩于这一年的十二月，仅仅比太岁神亲手所杀死的纣王多活十个月的时间。

太岁神立马提剑，欲去地府一问究竟，被周天子拦下。天使目露怜悯，告诉太岁神与周天子：“臣有两样东西，一样是天之羽衣，欲献太岁神；一样是不死之药，若是太岁神愿意登上云车，升天而去，此药臣愿献周天子。周天子富有天下，却为凡身，因此有死。服下此药，即可脱胎换骨，成就不死之身。”

那粒不死药落在周天子的手中，流光溢彩，耀人眼目，好像一个甜美的、深不见底的陷阱。太岁神一言不发，而周天子问：“若是太岁神穿上羽衣而我服下不死药，会发生什么事？”

“人间污秽诸多，服下此药，虽然尚且记得旧事，然而已成不死之身，自然褪去污秽，七情烦恼，尽数忘却。太岁神穿上羽衣，人间前尘，便只是神仙一梦而已。”天使垂头，慈悲地说，“因此，天子与岁神皆不必为情所苦了。”

周公旦悚然而立。他从少司命简短的故事里听出一个如此明白，如此饱含恶意的阴谋：帝乙殷羡僇辱天神，帝辛殷寿酷烈无道，昊天需要一个仁德的天下共主，于是他们选择了当时尚且年少的姬发，派遣昆仑阐教弟子下山襄助西岐伐纣获得天下。但是周天子发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因为得到神仙的帮助便对天意言听计从，他同样敢于违逆鬼神，甚至想要将一位神明留在自己身边。他甚至蛊惑了神明的意志。昊天需要的不是这样的一位天下共主。

于是他天寿不永，昊天却又将不死之药放在周天子的面前。天子已然拥有了天下，除了不死之身，他还需要什么呢？太岁神已然亡国毁家，除了周天子，还有什么值得他眷恋不去的人或物呢？但忘却七情六欲，忘却情之所钟，忘却那颗被割走的血淋淋的心而再也不感到疼痛，成为昊天在人间完美的代言人，一个没有感情、没有私欲的、永恒的天下共主。一个从无偏私、永远公正的、统正方位，斡运时序的太岁神。

那么姬发还是姬发，殷郊还是殷郊吗？

天子疲倦地说：“后来我也去向岁神祈祷，请求在镐京为他建立神庙，使人们敬仰供奉。但是他却将自己的神庙设在了朝歌，选了殷商遗民作为他的祭司。是我错了，他毕竟是殷商的太子，而我早不是殷商的王家侍卫。我曾在姜王后面前发誓用生命保护他，可我的弓早不能为他御敌猎鹿，却曾有一箭直指他的眼睛。但我偏不如昊天所愿：我不能用他忘掉我

的代价忘掉他。”

“您这样又有什么好处呢？”少司命劝说，“从祂每次降下来的神谕来看，太岁神明明白白已然忘却了您。”

“我希望太岁神可以百世无忧，想必在天上，也没有什么值得他忧愁的事。”天子回答少司命，“但属于殷郊的那一部分，将伴随着我的死，永永远远在幽冥里陪伴我。我少时在朝歌与太子相交，情意重于性命，却只知道他愿意为了我死；而如今终于也能自我安慰，他愿意为了我活。这样，殷郊不是就永永远远属于我了吗？”

有泪水沿着少司命的傩面边缘流淌下来，陷入大殿中赤色的织毯里。天子为那泪水的晶莹所启发，惊诧地问：“这个故事您早知晓，您为什么而哭？”

少司命回答天子：“我哭，正是因为我是神明的祭司。我的眼睛即是神明的眼睛，神明用我的眼睛看见您，用我的耳朵听见您的故事，用我的喉咙发出神明的声音。我哭，正是因为神明在哭泣。”

天子站在少司命面前，仔细打量傩面后那双清澈、干净、仿佛会说话的眼睛。这双眼睛让他穿越朝歌的八年岁月，惶然间仿佛寻到一点故人的模样。他的呼吸粗重了一点：“自从朝歌的殷商宗庙重建，您就在那里担任司命，后来又成为岁神的祭司。我曾经在朝歌生活许多年，却从来没听说过您，也从来没见过您的真容。您从哪里来，又是谁的子孙？为什么朝见天子，也要佩戴傩面？殷商从前的大司命比干在祈问上天时，也只在额前垂下玉旒。我想要看见您的真容，想要知道太岁神所钟爱之人究竟是什么模样。”

少司命抬手触碰自己的傩面一角：“我从殷地来，是成汤的子孙。我佩戴傩面，是为了取悦神，是为了让神明用我的眼睛看人间，用我的耳朵听人世，用我的嘴唇说人语，用我的心爱人类。至于太岁神所钟爱之人，您何必看我的面容，您只要取一捧水来，看看其中那张最高贵、最俊秀的倒影，便知道太岁神所爱之人是什么模样了。如果您坚持想要看我的真容，我愿意为您取下面具。”

天子握住了少司命抬起的小臂：“不必了，您是太岁神的祭司，怎么能因为我的命令就摘下为太岁神佩戴的傩面呢？”他苦笑了一下，“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是否真的想要看到您的真容。”

少司命叹息着说：“我来镐京，只是奉神明意志，来向您交还东西，未得到神明旨意，所以不敢回朝歌。我来镐京，不是为了亲自参与一位天子的葬礼。”

天子转过身去，坐在高处，少司命从下往上看他，竟然头一次发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子是如此的病骨支离，又是如此的孤独：“如果神明真的像您说的那样为我流泪，那么我借着这微不足道的一点怜悯恳求他，允许我在朝歌建立一座太岁神的祭坛。每年镐京祭祀皇天后土之时，也请岁神宴飨人间的供奉。请您留下来监工它的筑造是否符合神明的心意，然后将岁神赐给我的不死药在那里焚烧。等我死去，就让叔旦将我葬在一眼能够看到岁神祭坛的地方。”

04.

十二月的隆冬，各地诸侯头一次向新任的天下共主上书，预备岁末朝拜，预备恭贺新年。周公旦带着少司命再一次来到天子的殿前的时候，采诗官正在廊下为周天子献上各地的民歌。召公奭从南方带来的那位采诗官为天子唱一首《江有汜》：“之子归，不我过。不我过，其啸也歌。”周公旦遣退了那位采诗官，对少司命太息道：“‘哪怕我们不再相逢，我也希望你快乐。’天子本就病重，又说中隐忧，毁情伤志，不该听这样的诗歌。”

少司命笑道：“朝歌正在卫地，朝歌民众也常传唱卫地的歌谣。叔旦听过朝歌曾经流传的另

一支诗歌吗？”

天子的声音轻飘飘地传来：“少司命如果说的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就不必为难叔旦了，我都会唱。”

两人进殿参拜天子，少司命这才发现，这次殿中不止有静立的侍者，还有许多位朱衣玄黄、正冠衣裳的岐周耆老，姜太公尚也在其中。少司命立在正中，一身饰以骨殖和金黄玄鸟的白衣素裳，与这满目的赤色格格不入，却坦然自若地回答天子：“天子错了，‘天命玄鸟’是宫廷雅乐，唯有祭祀或王有盛宴时才传唱此歌。臣说的是卫地的民歌《木瓜》。”

立刻有采诗官为天子献上此歌。天子听毕，微微露出笑意：“‘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这首确实很好。寡人今天请诸位来，所议之事正与‘永以为好’有关。”

少司命与周公旦对视一眼，天子继续说：“武庚自朝歌上书，请求将殷商先太子郊的神位请入镐京宗庙里。寡人已经决心同意他的请求。”

周公旦先前从少司命那里听说过这件事，虽然震惊于武庚真的上书请了这件事，但毕竟已经提前有心理准备。在一边等候多时的岐周耆老们却轰然而起，其中一位须发皆白者大约是其中年龄最大德行最彰者，率先委婉道：“前商先太子郊亲手斩杀纣王，于周、于天下有功而无过，自然应当速令武庚在殷商宗庙祭祀王兄，歆享血食，令殷商后辈代代铭记先祖赫明之功。此为武庚不臣之心，推托之言，惟愿天子明辨之。”

天子道：“武庚一事，寡人已令太公、叔旦早做准备。诸位不必忧心。”

又一位起身道：“天子爱重先太子郊，我等皆闻。然而天子已经为岁神修建祭坛，先商太子在镐京已有供奉之地，镐京宗庙供奉的皆是姬周先祖，文王、天子长兄与殷商王族更有难以逾越之仇，如何能将殷商血脉请入姬周宗庙？”

天子道：“昨日昏时，叔旦代寡人宴请诸位。寡人听见乐师谱了新的雅乐《大明》，说‘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大邦有子，伋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寡人的祖母太任自商地来，父王的第一任妻子更是子姓，父王亲自从渭水河畔迎娶了她，如今也在宗庙里飨食香火。”

“但是商纣王是太子郊的父亲！”第三位叩首道，“还请陛下体恤，纣王无道，臣等与殷寿有不世之仇，如何能看到他的儿子享受姬姓子孙的供奉呢？”

“寡人与殷寿也有不世之仇，但他死了。而商太子郊是帝辛与姜后唯一的血脉，帝乙唯一的王孙。”周天子轻声问，他的声音回荡在寂静的大殿中，却訇然有声，“正是寡人，西伯侯昌家的仲子发，娶了大邦的女儿，殷商王室正统唯一的王女。诸位叔祖、叔父，不正应当为寡人、为姬周的兴盛而高兴吗？”

“但是，”最后一位颤声说，“帝辛并未将太子归嫁给您啊！”

天子久久不言，庭上诸公终于松一口气。在长久的沉寂之后，天子忽然唤道：“太公。”

在一旁发呆的姜太公尚回过神来：“啊？”

“太公是太子郊的师叔，应当算是阿郊的父辈。”天子垂下眼睑，无人能看清他晃动的十二旒下究竟神色如何，“太公觉得呢？”

姜太公哑然：“臣如今已是凡人之躯，不能为天子回昆仑请问太子的师父广成子……”

天子笑了一下，太公立马闭嘴不言了。

“好了，寡人知道诸位的意思。”天子并未有任何发怒的迹象，与之相反，天子的声音还有

点微微的笑意，似乎并不为受到了如此多的劝阻而恼怒，“将阿郊的神位请入镐京宗庙，本身便是不得理得法之事，寡人明白，不然也不会在今日请诸位来。寡人是天子，更为天下万民表率，实在容不得半点私心。”

诸公长拜曰：“天子圣德。”

天子又轻轻地叹了口气：“但是寡人毕竟也是人，生而为人，就不得不有私心。此事太过为难，所以寡人只能靠请求。近来宫廷宣召了太多巫医，所有人都告诉寡人，天不假年。寡人活着的时候是天下共主，死去了，寡人的儿子将继承天子之位，而我却只是姬周的仲发。仲发希望死后自己的灵位可以与阿郊的灵位放在一起。”

“这件事叔旦可以等我死后再办。这是我的遗愿。”

天子说起死，也如此轻描淡写。话已至此，耆老们面面相觑，只得趋身而去。天子目送最后一位耆老离开大殿转身离开，原本端坐于案后的身体突然间倒塌下来，侍者急忙上去扶，却被天子挥退：“你们离开吧，让寡人和少司命说说话。”

少司命跪坐在原地，静静地说：“山陵崩，也不过一瞬间的事。天子还是应当爱惜身体，静待来日。”

“我已有昨日和今日，便不必期待来日。”天子抚摸着腕上系着的一段五色绳，正是他少时编给殷郊、又被岁神退还回来的那段发绳，“我还从来没有问过，少司命从朝歌一路行来，可曾游览过镐京此城？”

少司命回答他：“气象庄严，是天子城池。”

“是，”天子撑案借力，竟也缓缓站起身来，只是因衰弱而形销骨立，袍服在他身上显得过于沉重宽大，“少司命的车架若是从镐京的大门一路往宫城来，便可在宫殿左右见到宗庙与祭坛南北而向。决心从丰迁都到镐的时候，我就下令，要将天子的宫殿修建在宗庙与祭坛的最中央。无论是祖宗还是鬼神，也不能动摇我的意志。我少时相信殷寿是大英雄，后来相信神仙会帮助我，如今期待族人的认可，我错了。他们一次又一次分别把殷郊从我身边带走，唯一为我留下殷郊的，是我们之间的情谊。我敬重他们抬手之间翻山倒海，却再也不会信仰他们。于是我知道鬼神不可靠，祖宗不可靠，无论是阐教还是截教，亦或是高高在上的昊天。从今往后，所有属于周王土地上的人都只会敬鬼神，而不会听命他们。叔旦在这件事上还不明白。”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少司命说，“您的愿望实现了。”

天子却摇摇头：“你知道我没有。镐京的岁神祭坛修建得怎么样？”

“已经接近竣工。”少司命一一为天子数来，“我们在祭坛的周围种植松柏，移栽来蓂春、海棠、槐花和梨花。”

“您一定要种下那么多蓂春吗？”天子苦笑，“这种花总是令我感到害怕。有时我梦见流丽灯火也驱散不去的梦魇，也会梦到脖颈砍断、头颅掉落的痛苦。每当我醒来时，总是下意识地去抚摸身边的空地，试图抹去那段永远无法消除的红痕，因此常以为殷郊还在我身边。期许百年，是多么痴心妄想的一件事。成为如此辽阔的疆域的天下共主，固然很满足人的虚荣心；可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到底还是在朝歌、想成为英雄的那八年。您退下吧，看见您的眼睛，总是让我下意识从您身上找寻故人的影子。希望岁神还有话让您托给我，希望我们还有相见之时。”

少司命离开天子的宫殿，流风吹起鹅毛般的雪，落在少司命的眼中。少司命抬手接起一捧雪，这雪凉而洁白，和许多年前在朝歌、在东夷、在冀州、在西岐，和少司命记忆中的一切雪，都没有什么区别。原来无论天上人间，神仙凡人，都只能享有同一场昳丽的大雪。

少司命闭上眼睛。

05.

人终有一死，而天子也是凡人。

许多诸侯尚在来镐京朝觐的路上，天子却终于撑不下去了。太子诵的年龄这样年轻，还完全不是可以理政的时候，天子却将要撒手人寰。太公、周公守在天子榻前，周公眼中含泪，太公无声叹息，天子却是最平静的那个。他的枕下压着一枚菽春花，腕上系着五色绳，前商太子的旧衣整齐地叠放在一边，将跟随他一起葬入陵墓中。这就是他如今仅剩的、所有与“爱”有关的东西。将死之时，谁也不惮将这个词说出口。

天子对弟弟尽力地微笑：“叔旦，尚父，不必为我难过。”

早在天子有预感之时，该交代的事情便已经交代完毕，谥号也已经拟定好，称为“武”。克有天下，恤民除害，再没有哪个字比这个字更配得上他。这半个月，天子时梦时醒，却再也没有梦魇在夜晚降临。自从八年前奔逃离开朝歌，天子日日殚精竭虑，少有能如此安稳得到休憩的时刻。偶尔他还能梦见少年殷郊挽马挥剑，志得意满地对天子喊道：“姬发，来喝酒！”朝歌的春酒最为醇厚，却并不醉人，所以每次天子都能在甜美的睡眠中醒来。

唯有少司命再也没来叩问天子的寝宫，也不曾为他带来一星半点来自天神的消息。周公旦屡次拜访，都被拒而不见。周公旦后知后觉地品味到一点避嫌的成分：周天子将死，太子年幼，他是天子弟弟，又被托以辅国政事，少司命是殷商王族，这种时候能少见一面，就少一点麻烦。

不知道为什么，他迟缓地感到一点难过。

天子寝殿的灯光无风自动，摇曳如重重鬼影。周公旦站在宫檐下，抬头看阴沉沉的天空。入夜时分，乌云遮住了月亮和星星，眼看就要有一场迟迟未落的暴风雪。宫人们提灯默立，鲜艳的赤色已经被撤换下去，镐京已经遍地缟素，仿佛旧日那座名为朝歌的王城遗落在人间的盈盈蜃影。

失去长兄的时候，叔旦尚且年少。他才十岁出头，便能在西岐代替父亲与长兄处理政事与农事，却先后接到失魂的父亲、濒死的次兄，和长兄的死讯。他的父亲文王有许多儿子，并不是每一个都能长成，叔旦已然失去过他们很多次，却还是感到一种刻骨的痛苦。仲兄这样年轻，叔旦见过他英姿勃发的时刻，见过他征战四野的时刻，见过他手握天下的时刻，见过他爱恨难言的时刻，如今将要见到他孤独离去的时刻。每年秋收时分，西岐的天空总是掠过成群结队的雁。他的兄长曾经也有属于自己的族群，却一个人孤独振翅飞了那么久。

如今，他终于要归去了。

一刻钟之前，天子屏退了所有人，再次感到昏昏欲睡。这一次，他梦见一条广阔的河流，水草丰美，野鸭成群。崇应彪不知道和谁较上了劲，一帮人一门心思地往水泽深处去，姜文焕不放心他们，和鄂顺一起也跟在后面去了。姬发落在最后，茫然四顾，唯独不见了殷郊。

他放弃了跟着姜文焕鄂顺去看崇应彪的热闹，转而去寻找殷郊的身影。他的马带着他绕过一个低矮的草丘，见到殷郊一个人躺在地上，闪电在旁边自顾自地吃草。天那样蓝，蓝得浓烈而美，殷郊的面容笼罩一层他看不懂的忧郁，却也秾丽明媚，如东方刚升起的金乌。姬发也下了马：“你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

“你怎么来了。”殷郊说，“没事干，不想跟他们一起，就随便逛逛。”

姬发在他身边躺下，绿草绵绵地抚过他的脸：“来找你。”他说得如此理直气壮，如此坦荡。

殷郊咬着一根草茎，转过脸来看他：“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

“随便跑的，谁知道呢。”姬发也转过脸去看他，正好望进一双深深、深深的眼睛。他的心跳莫名快了一拍，下意识地错开眼睛，去看草丘另一边遍野的蓺春，这是一个孟春，蓺春花开得正好。他掩饰似的回应：“你知道？”

“我知道啊。‘送子涉淇，至于顿丘。’这里就是顿丘。”殷郊指着远处浩浩汤汤的河流，“就在淇水的拐角。”

“这又是什么歌？”姬发问，“没听过。”

“不是什么意头好的歌，一个女孩子抱怨负心人。不过我可以唱给你听。”殷郊幼时跟随母亲和宫廷乐师学琴，听了太多各地采风而来的歌谣，“‘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姬发，你有想聘请媒人的良人吗？”

“我——”姬发的话被打断了，远远地，崇应彪扯着大嗓门喊他们两个，“殷郊——姬发——你们两个偷偷躲在这干嘛——”

殷郊站起身，伸出手拉尚躺在地上的姬发：“走吧，姬发，别让他们久等了。”

姬发握住殷郊的手。那双手温暖，年轻，有力，似乎要把他一把拽到快活的云端去。他们打马而行，崇应彪很快就冲到最前面，挑衅地向身后回望。姬发正要上去和他比试，一个声音却在背后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呼唤他，带着缥缈的回声：“姬发——姬发——”

这声音是如此的耳熟，姬发骑在马上，却硬是想不起来是谁的声音。他转头去问和自己并辔而行的殷郊：“殷郊，你——”

他的话语顿住了，因为他想起来了：这正是殷郊的声音。穿越时空的、八年后的殷郊的声音。

天子的梦猛然破碎。他汗流浹背，却被紧紧握住了手。少司命跪在他的榻前，满殿灯火遽然亮起，周公旦和金甲侍卫立在殿门口焦急地往里望，却不敢往里踏进一步。每一次天子见到少司命，对方都端容严正、规行矩步，然而此时少司命衣裳凌乱，傩面胡乱扣在脸上，王宫里连高声疾步都不许，少司命却很明显是一路闯过来的。天子睁大了眼睛，任由少司命将那道五色绳再次紧紧地系在他的腕上：“姬发，带着这个去，带着这个去见他。”

“少司命？”天子——周天子发，恍惚间还以为这又是他做的一个梦，“您又来带给我岁神的消息了吗？多谢您，我马上就要去见到他了。”

少司命霍然抬手，取掉了那张从不摘下来的傩面。一阵强风正好在这一刻吹彻大殿，灯火摇曳间，少司命模糊昳丽的面容似神似鬼。天子瞳孔一缩：“你——殷——”

“岁神最想给您的东西，已然握在您的手中。”少司命极快地打断他说，“就在今夜，岁星的车架将路过您升天的必经之路。您在路上见到他，什么都不必做，只要他见到您手腕上的这道五色绳，就会想起来一切。天子，您想起来他为什么要在庭院里栽种蓺春了吗？”

天子喘息似的说：“殷郊，我想起来了。你问我有没有想请托媒人的良人。但是秋天已经过了，我还能见到你吗？”

少司命古怪地一笑：“当然，他不是命我把天神的羽衣带给您了吗？当初岁神离开您的时候，并没有穿那件羽衣。他本身便是天命玄鸟，又在昆仑修成仙人之身，何必穿一件羽衣呢？他对天使说，他可以将自己的前尘往事尽数取出，封印进与自己做凡人时牵连最深的

一件凡物，然后扔下凡间，不再理会，以此来为您换取不死之药。天使觉得这样很好，便同意了。他与您的那段情意，便封印在您腕上的五色绳中。他知道您一定会戴着这段您赠送给他的五色绳，只要他见到这段发绳，封印便会自动解除。如今您是这段发绳的主人，您也会记得这一切。”

“那，羽衣——”天子已然说不出完整的话来了。他的生命早已到了油尽灯枯之时，唯有强烈的爱在支撑着他继续下去。少司命看向那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殷商世子旧衣，将摘下来的摊面放上去。那件旧衣霎时变作一件光华灿烂的羽衣，金色的玄鸟忽然振翅而起，凤凰灿烂的尾羽照耀满室生辉。镐京的原住民在许多年后仍然津津乐道一个口耳相传的传说，某一个下着世间从未有过的暴风雪的冬夜，有凤凰的火光从王宫中升起，烟一般燃烧着，直通到天上去。

在如此浩大的火与雪中，少司命低声说：“神明用我的眼睛看您，用我的耳朵听您，用我的喉咙对您说话，用我的心爱您。他早已告诉了您答案。太岁神确实有话要我带给您，请您听好。他说——”

“姬发，把我的爱带还给我。”

End Notes

*本文采用的时间线是《逸周书·作雒解》的年表：“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蔡叔于殷，俾监殷臣。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殄于岐周。”即：武王继位西伯的第三年以“救乱”为名伐纣（即以此为克殷第一年），第四年攻破朝歌。同年（即西伯发四年，武王举旗伐纣克殷的第二年）十二月，武王崩逝。

*对《长恨歌》和《竹取物语》的一次混合抄袭。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